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陳　祁

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　　元　胡祗遹　撰

雜著

論治道

古人立言定名一字不苟不謂之百事而曰百揆不謂之萬事而曰萬幾不謂之庶事而曰庶政又曰庶績因事明理因理垂戒揆度也不致度則苟而已幾微也小有不善則激觸起發盛大而不救政正也身正則萬事

正績功也不盡美盡善則何以成功不能成功則傾覆敗亂矣今之從政者不師古不度理不慎微致遠而慮不及遠不正其身而以督逼急切責人以必不能行肆口從欲而行不圖其成敗其于前人所謂功不百不變法利不百不易業功利之效尚不信從尚不加意其於正義明道無所望矣

韓子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若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以今觀之所多者奚啻佛老氏而已佛一也師

異道人異徒支分泒别不勝其繁悖逆本宗莫之有禁老氏亦然大抵世治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世亂則反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又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克綏厥猷惟后為人君者民可以不禁身可以不修乎又曰天下有道國無幸民凡今身不在四民之列僥倖以蠹國者反以才俊有道有德待之欲求天下之治豈不悖哉

士之論治者如庸醫之治病不問病之虛實寒熱各隨其性之所好而用藥已性優柔雖大實大滿大熱之證而不敢寒以下洩以削消導和解而已已性峻决雖至虛至羸寒弱不足之證又投以酷烈病本不死醫殺之也天下之勢亦然為治去其泰甚救其偏而不起之處防其將然未著之患寛猛剛柔簡易具備一相其時之可否如良醫之對病用藥後世論治者不相其時之可否君臣之能否一隨性情之好尚好有為者專振起好

鎮靜者專苟且寬者一主於含容猛者一主於搏擊正如庸醫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若此之流雖不能得其中要之胷中有主不務隨人降及近代專務逢迎揣摩唯恐其不工間有出一直言也則必羣聚而沮毀之多方以傾陷之必使之見怒於上見惡於衆不謂之誹謗必謂之妖訛不致廢退獲罪不已是以五年十年之久內外小大之臣畧無一言之論治豈爲國之福歟兩漢去三代不遠爲政者終能窮理盡性治民之道雖

不能以躬行心得之餘推以及人無為而治然亦知本而示之以好惡故刑罰清而風俗美所行者不煩令年詔曰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明年亦然又明年亦然高惠文景而下以至於凶國莫不皆然人倫不過内外内能事父母孝而友兄弟外而事君長則必順交朋友則必信必讓不犯上不作亂不廢惰先業放辟邪侈民心至此則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史書為實録豈虛言哉以後世觀之愈見愈信兩漢之知本末不勸激以孝弟力田

已為不知急務而又縱子訟父弟訴兄妻妾言夫婢僕訐主雕文刻鏤刺繡纂組嘉美而榮寵之民俗從風而靡歲歲豐穰不免凍餒穀帛收成價愈湧貴近年以來民日流移或不幸歲一不熟以不孝不弟無禮無義背本趨末之凶人而處乎困約吾恐笞杖不能禁獄犴不能容豈止於犯上作亂而已耶智者防患於將然不救患於已然區區以簿書期會不報為大務者不以我為迂必以我為狂誣妄是古非今好生事端一腐儒耳

西漢言治之事不諱君惡不隱民瘼昭言天譴思患預防以秦為戒以三代為法以道德仁義禮樂教化為君德政幾之先務以孝弟忠信修身敦本為臣民之事業以簿書期會問刑讞獄為可鄙為俗吏以後觀之俗吏亦不可得鄙事亦不能辦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後世之政去齊太遠不知何時而可望乎魯為君者以聖智自居為臣者以僮僕自處言何可能行此孔子所以辭尊居卑也耶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為政之要大體則因依前代救滯補弊則或損或益欲輕之於唐虞三代則為貊越欲重之於唐虞三代則為桀紂為政大臣不通經學古不知後世之虐政殊不出於堯舜禹湯文武皆出於漢唐好大喜功誇侈奢淫立官無法取民無藝檢身齊家臨下御衆無制舍三代不遵而遵秦西漢乃萬世之罪人武帝之罪甚於秦始皇始皇之未嘗行者武帝創行之後習熟見聞以為當然不以為虐踵踵不廢有增無損若之何民不貧且病也

若之何政不紊且亂也官冗則事繁欲多則財傷政紊則民病吏不循良則禍速通典一書三代之所無者十蓋八九非三代之君立政立事不智不才不能如後世之詳備凡後世之所有三代之所無者皆病國病民不可行之政也不可常行何以為之典哉

論治法

法者人君之大權天下之公器法立則人君之權重法不立則人君之權去矣何以言之國之立法曰殺人者

當某刑傷人及盜者當某刑使爲惡者畏法而不敢犯犯之則必當以法雖有奸臣老吏不能高下其手擿罪舉法或失之輕或失之重則官吏抵罪是以善人有法可倚良吏有法可守奸惡有法可恐可怖可殺小大貴賤惟法之是視而不敢干越不怒而威死而不怨茲非人君之大權天下之公器歟法不立則權移於臣下小則一縣一邑大則一州一郡無法可守選官擇吏既不精粹多非公清循廉之人民有犯罪漫無定法或性情

寛猛之偏或好惡不公之弊或惑於請謁或殉於賄賂或牽於親戚故舊之情或逼於權勢或為奸吏之執持恐逼舞智弄文或為佞言之説誘欺詐曖昧之間固不勝其屈抑公明之下亦鮮有不失其平者也今既無法邑異政縣異法州異文郡異案六曹異議三省異論寃枉之情無所控訴生殺禍福一出於文深之吏比獲叩九重而申明則枉死者已十九矣民知畏吏而不知畏法知有縣邑而不知有朝廷故曰法不立則權移於下

吏而人君之權去矣余所謂法者非止刑法而已也百度百法皆是也故正人喜其法立奸人樂其無法有法則權在君無法則權在已權在君則奉而行之畏而遵之權在已則輕重高下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放肆縱恣惟我所欲為而莫之禁使民惟我畏在一邑則勢傾一邑在朝廷則勢傾天下其原蓋出於無法而以法授人也梓匠輪輿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君天下而不立法使臣下人自為之誠未見其可也後世法令刑政繁多

細密於古百倍而於天性人倫畧不加意孝友睦婣任恤美德也反是則國有常刑令之薄俗皆犯此六惡執政者恬不知問有所厚者薄則何以為人人失本心則虎狼之不若何以為治

又曰法可恃乎無法則上下無所守據恃法則久無不弊弊則姦生故古人為治無無法之政無不變之法一弛一張相時救弊使姦不能生法不致弊使賢者創物不肖者守法此聖人明義達權法以情立亦以情廢慮

遠議公人存政舉兩盡其美也今日之弊法所以不能立者其原有五慮之不遠見之不明論之不公信之不篤用之不重議法者徇末而不知本泥古而不相時自以為是一人沮之則卷舌而莫之能辯豈非慮之不遠見之不明乎一念私起創置一法趨利避害讋恩媚勢自相矛盾為人据摭莫之敢言以爵塞謗補苴罅漏譬若破釜壞舟彌縫固塞左完而右裂前止而後泄愈救之而愈壞豈非論不以公曲盡私意人得而攻之者乎

遂令上之人疑惑失恃曰汝等建議立法何不堅定也若是人斥其瑕而不能辯自叛其説而伏其罪朕之任卿也未嘗不誠卿等負朕也動必以偽朕誰適從矣卿等既不可倚我自有以處之是用求之於道謀無稽之言弗詢之謀自售自鬻者踵踵而來前以致春令而秋改夏命而冬廢豈非信之不篤用之不重乎所以致此者議法者之罪也而猶不悟不能擴示大公一洗曲弊俛從衆論又刀筆俗吏小智自喜之人沾沾筆削將見

窺間伺隙攻瑕好訐利口長舌數倍於前日矣吁法果何時而定乎

法之不立其原在於南不能從北北不能從南然則何時而定乎莫若南自南而北自北則法自立矣以南從北則不可以北從南則尤不可南方事繁事繁則法繁北方事簡事簡則法簡以繁從簡則不能為治以簡從繁則人厭苦之設或南北相關者各從其重者定假若婚姻男重而女輕男主而女賓有事則各從其夫家之

法論北人尚續親南人尚歸宗之類是也

論時事

時弊則難救法弊則易革法弊者一政一事或至訛壞故易革也時弊者貴賤内外綱紀風俗皆壞也故難救儒生俗士所見淺近所守執滯救時與救法混而為一不能分别又不度德量力弊不能革而禍已至身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時者一時務者時内之一政一事自有小大不可不别時者綱也事者紀也綱壞而區區修紀

不惟無成成則亦不能為用此賢者避世藏器待時者也

孔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凡人血氣將至而貪得之心愈甚雖貴為一人何求而不得富有四海何物而非我有如唐德宗置瓊林大盈二庫於殿側惟恐我之不能有競為沘賊輩白晝而攘奪之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亦有是也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不信哉

晉武帝之平吳隋文帝之平陳趙太祖之平唐皆以興

國初王之氣人主英明謀臣策士衆多加以良將精卒非不多也兵甲非不堅利也天時非不得也然而王猛臨死諄諄然勿以南伐為諫君臣之間所敢言者正以晉尚有人天未厭晉二事而已所不敢言者可勝計哉苻堅之謀猷苻堅之將士豈能逃王猛之鑑哉蓋以堅非混一六合之英主一時將士又非智謀雄勇料敵應變之材所恃者徒有百萬烏合之衆耳兵法所忌者莫難於用衆以漢高帝之駕馭羣雄韓信許以止可將十

萬況苻堅乎用衆而不得其道祇益敗亂耳吳子謂能
使五萬人爲一死賊可以無敵於天下師克不在衆亦
明矣勝敵之道無他知己知彼而已彼以弱昧我以强
明彼以衆叛親離我以風集雲會彼以不足我以有餘
彼以某人爲謀臣爲將帥我以此人爲謀臣爲將帥彼
之甲士若干我之甲士若干彼所恃者何物我所恃者
何物彼所畏者何事我所畏者何事事事物物幄謀廟
算如國手碁持子不下熟計多籌萬勝萬全然後下子

如是而不勝者未之有也大抵用兵之道闕一不可者也一人情國勢二君王三將帥四徒卒五戈甲器刃六倉庫供應七天時地形七事皆盡其美鮮有不勝者以孔明之材糧運不繼六出祁山而無功王翦之勇非六十萬衆不可以伐楚兵甲不堅利是以卒與敵也士卒不精練是以將與敵也將不智勇是以國與敵也君不能馭將是以宗廟社稷與敵也然則國君之於用兵可不慎歟以數十年之蓄積涵養角勝負於一舉苻堅之

失足為明鑑可不慎歟

孔子對門人問為政者二一曰足兵兵所以平暴亂防不虞重朝廷鎮四海雖九有無警亦不可一日而無兵兵不可一日而無法無事則養育訓練恩威具舉有事則發縱指示緩急得宜多寡悉稱處事故能閒暇則不至于驕惰征伐則不至于困憊靡爛一入其籍死生有數什什伍伍等而上之至于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官無冗員卒無虛數節制盡善以一當十此養兵用兵之

大畧也

嘗聞一聽訟者見負罪者當笞當杖必發忿怒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發為忿怒則過矣有罪則有法也者懲戒報償之心也忿怒者好惡血氣之私也此心一怒不惟有傷天和既怒則心為氣動輕重失宜以官府言之則謂之法法非聖人之所敢私也天理之至公聖人代天理物一死一生一禍一福順理而已誅四凶殺管蔡人自取之也非我心之得私也然則忿怒者不亦過矣乎

論臣道

前車取覆之由不以廉節自守增祿自厚一也不能犯顏直諫嘿嘿自保二也不能秉心公正專用私門三也不能振立紀綱畏首畏尾不克協心一力引養小人以啓告訐四也不審大利病切切細務五也大臣之道先能正己德足以服天下才足以燭萬幾救亂于未萌致治于未亂不動聲色懷忠貞盡瘁之節然後以義理雍容不迫格君心之非養君心之良德將順匡救以道事

君必知其不可輔以義而去見幾而作此為臣始終之義也若夫既不能正已又不能養君之德成事而說遂事而諫既往而咎知其不可而強為身名俱辱事亦無成雖言有可采亦不足貴近世居大臣之位者不量已不知君無德行無才學依人而進人君之視已如路人不相識漠然如貊越之不相信有無不係毫末之重輕緘默備員竊祿事敗禍至四海稱快斯人也又何責焉君天下者用人如此哀哉

前代大臣事業有看似平易而後人不能企及者蕭規曹隨是也當秦之末法煩刑峻民若鼎魚繼以高帝項羽連年之兵困憊糜爛歳無定月月無寧日慘毒之氣愁苦之聲上徹九天下入九泉求死而不可得一旦豺虎屏迹炎祚既定漢政之所急所先應天順人者惟在寧静簡易寛仁而已雖有三代禮樂文明之政皆無所施矣譬如久患痼疾瘡毒之人一日病少瘳痛少定所欠者安眠粥食耳若蕭曹者可謂知先務矣起身刀筆

吏而智識有守也如是茲盖天姿高逺不為學術風俗所奪者也後世為臣者喜于有為而昧于用静一秉國釣而求智名勇功是以紛紛擾擾求治而愈亂求利而生害上無定政而下無寧心直至于亂亡而後已若夫蕭曹之法不惟宜施之秦亡漢興之初雖萬世守之可也大凡自古敗家之子弟亡國之君臣皆非㪹㪹無能之愚人而悉壊于才俊騖馳之輩茲可見矣

古今大臣得君者其道有二君子之得君進以道合以

義感以忠誠語以仁義如臯夔稷契伊尹周公傅說是也小人之得君揣知其意向逢其欲迎其志導其所欲為而未能逞盡其心者必過其所期而後已籠以權術曲邀固結如哲婦妬女巧謀鉗其悟先衷誓鍵于寵初若戰國之蘓張秦之李斯趙高漢之弘恭石顯唐之盧杞宋之王安石是也然歷觀往古君子之得君者寡小人之得君者衆君子之得君也難小人之得君也易盖君子言不用道不合則納屨而去小人則不恥自售枉

曲求合一履君門如油之投麪膠之投漆牢不可解容不可間始於趨利固權終於喪身敗家失國而後止噫朝廷之有小人如陽之有陰晝之有夜倚伏對待何時無之窺伺人君一念之萌巧投其所欲如鼠之俟夜應時而發為人君者好惡取人之際可不慎歟然而為小人之所禍敗者載在史冊歷歷可見後來者又蹈覆轍終莫之悟者何哉吁君雲者龍命律者呂則各從其類也

窮理治事而不造其精微受命居官而越職干分不惟紛龎紊亂將見心愈勞而事益不集故唐虞聖君賢相之相戒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莊周亦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矣前人亦有以治家喻治國雞司晨犬司户奴職耕婢織爨主人提綱振領於其上治天下亦猶是也天子擇一相一相擇内外百官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以尊統卑以卑承上

各有攸司卑官專職尊官總持專職者所掌不雜故辦事服勞尊官領其勤惰察其衆務故不親小勞宰相似逸而實煩勞所司者衆也卑官似勞而實省力所掌者一事也政如梓人大厦之百材成功之製度皆當照料而又使之代斤者斤代斧者斧代鋸者鋸代繩墨者繩墨然則一宫之規模百執事之孰工孰拙孰先孰後孰從而聽之都省者梓人也六部者羣匠之各工一能也百司庶府郡縣者羣工之執役者也賊臣阿哈瑪特違道

干譽媚上惑衆以至接受司縣職分所掌之辭狀親米鹽之細務今日點倉明日點庫外示公勤內畜姦貪失大臣之體辱朝廷之尊點倉庫則倉庫空竭而私室盈溢親細務受詞狀則徒為煩擾民病增劇小大庶務百不一舉徒使斷政者難自辨明不敢告勞上以風化下遂致六部臺院諸司百局虛文百倍欺上罔下利己害人網羅督責姦吏因之而壞法羣小橫恣以樹威朝政更新以來兹弊猶存雖輿臺皁隸所當為之事部符下

州郡州郡下司縣必曰委正官一員親身監視夫正官有限公務無窮小縣三員大縣四員州府亦然然而不三四事則無人可委矣倦勞避事者幸有所委府州司縣公廨為之一空以至簿書堆積獄犴填滿民訟究滯百務紛擾者職此之由胥吏抱案無人判署又懼提刑司照刷稽遲不免倒提月日虛押催檢以塞杖責然則何益於治欺紿益工姦偽益盛考文卷則無瑕可指責成效則廢滯不前俗吏督責因上之獘以至於此故六

桒自相戲調曰火速火速今番火速不比前番火速近年吏風又扵文背批寫曰緊緊不入遞今日四海昇平内外無慮何苦如此郡官例階三品掌户數十萬朝廷略不相信每事復委斷事官宣使奏差腹背相望驛塵相屬使典郡者送迎祗待之不暇又何政事之暇問焉兼所委吏皆貪汚荒淫下鞍則震怒嗔喝取招罵詈仗朝廷之威以為一已酒色聲伎賄賂之資按大典本闕謹仍其舊

論按察失職

不薦善不彈惡不振厲風俗不因外以知內書吏書吏奏差擇人不精欲精則必當程式看原本鈔卷照刷非良法避形勢而威微賤省部弊政委曲隨從如體覆之類一切細碎煩文一二年轉吏府州司縣反為省部沮抑者不肯申明諸衙門司吏必當程試諸官吏才有善有惡不能人人周知不察民情之利病軍力不均民差發不均水旱之災傷既報雨澤水旱月申隨即合行檢路不察獄訟之稽遲刑名月申漫為虛文不加詰問提舉學校有名而無實按大典內此句下註疑有闕文四字今無從攷訂謹仍其舊

仁義禮樂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輔治者也人而不仁不義不循理不平和爲惡而日不足鞭撻刀鋸竟何爲哉抵冒頑嚚不可救藥風俗至此使善人復起而治之不百年三世之久不可以勝殘去殺亡宋南渡刑罰苛刻吏人犯法往往黥面何不仁不智之甚也人之欲動情勝不能無過苟諄諄而教養以廉恥開自新之路亦庶幾改悟而恥爲惡人面一經黥涅雖欲自新人終莫之敬信攬鏡一照不若速死之爲愈既不能死則亦無所

不至矣何不思古人先為庠序學校以教養士則鄉舉里選胥史必推擇而得為又有官爵以尊榮之廩禄以溫飽之雖於用人若此之精審尚有幽明之不齊三載之久而一黜一陟故官得其人民被其澤此道一廢取人以言不求其素行但使居民上以口舌得官放馬自肆何者為律已何者為訓民苛刻嚴酷貪饕汙濫包苴賄賂奔走於權門巧辯奸欺脅肩諂笑結為朋黨一唱百和於斯時也府州司縣上下如一而欲以一二似是

而非者為監臨彈糾之官以正攻邪尚不能勝以邪攻邪不滿羣邪之一笑竟何為哉

論除三冗

文冗則吏冗吏冗則事冗不削冗文則不能減冗吏不減冗吏則不能除冗事三冗欲除大臣之中必得識時務通儒明斷不煩有為之材為之綱領定立規模精選六部左右司官吏事有條不紊自上及下自内及外各有攸司遵法奉行無叢脞無推遞怠墮違越必罰不貸

文有典冊有案牘舉首見尾問無不知受授相承有行無滯人材精政要舉文案明三冗不除未之有也人材不精則政要不舉政要不舉則文案日煩紛然沸羹日甚一日何以為治竊惟為政之方綱領節目固非一端不敢妄言至於不稽遲無違錯亦非難事我朝官制內立省部臺院外立府州司縣高下雖殊元氣宜一如人之身心思耳目手足莫不相應乃為安康之完人少有凝滯即疾痛害事省部臺院者人之心思也府州司縣

者手足十指也一指之不可屈伸即非完人心思之不神明不君主四體百骸孰從而孰聽之即令府司之案例當申部有十年不裁決者有申至數十次而不蒙明降者有屢申僅得一言曰不見原行文卷或曰仰申覆若干部分或曰如何纔方申覆或曰仰仔細照勘再行申來或曰不見前申事理或已申備申累申而取招問罪不絶或體覆已完而再行體覆或倒逓月日三四十日纔方到路者或今日到路明日便要到大都者諸如

此類不可悉數依例之事尚且若是少有疑難莫望一言此往來申報文案之弊若夫獄犴填滿不蒙處决司縣人員無人主事不蒙填補錢穀不得准除軍民户籍交參不獲開收田畝不得推税州縣官或汙濫或疲軟不勝任或老病不能治事不加退罷似此稽遲違錯罪當誰歸伏乞巡按官每次照刷有此違錯開欵申臺呈省問罪懲科施行

政事

國信使郝經為宋留滯當大舉臨江問罪索使勒和大理叛逆以左手諸兵討平撫定國朝經制不定下無法守如律義律令是也王言一出不宜反汗度其未能行不宜輕發名器當靳惜不可輕授人宣命虎符今大泛濫宜以法收集居重馭輕聖王遠謀當增選精兵宿衛固本閑御河立漕運豐實京師倉廩罷遠倉以紓民力南陲甲兵當務屯田農隙乘釁則南伐三時務農以富實兵力軍戶貧富不均宜以物力分數納錢入官招募健卒以

濟實用以紓疲乏無省部密院元帥府統軍司應付飲食草料文字不得於農家求取農家亦不得應付不造作不急用工匠及一切雜户打㪽見數與民一體當差穀賤貨貴當重農抑末百貨當以工本價相半而已立御史臺兼按察司糾察污濫廌舉公能以勸善懲惡以消告訐

倉場庫務官令各處上三户入貲得爵增籌進秩無使利歸於轉運司上自省部官下至州縣倉庫同為臣子

廩祿不可不均救弊如治病去其泰甚最為先務漢高帝入關約法三章知民之所最苦者秦之苛虐耳後世陋儒不識時務徒舉陳言不切之事亂人耳目言治於無事之世則其言簡而易當言治於多故之際則其議繁而難工僧道伎樂不可濫賞今之世動為賈豎貪冒譎詐之欺天子明照四海總天下戶口止抵金朝河南二十一餘縣一辟舉守令足以幹其事府州名實不相副冗官可減百工諸府可罷百工所貴之技過於買價

百工之力盡於所掌之吏伎樂頭目尤可罷不可以聚斂貢獻為忠勤爵禄者人主之權衡以待賢者能者使之趨事赴功而樂為吾用是故古之明智之君設為諸科不惟使人難得而貴慕之抑不使不才無能之人各安其分而杜絶覬覦今日之病失於取人無法輕以賜與故得之者不以為恩而失之者足以興怨一人之身始以勤約武勇而成事終以侈靡安逸而敗功況嗣守之人乎自古得天下莫不以祖考英武勤約而得莫不

由子孫宴安逸樂怠惰而衰故兵不可不蓄養精練本不可不大末不可不小為子孫者不可忘祖考得天下之由必欲息天下之欺明萬幾之微駕御百寮廉公畏罪如事神明莫若自家嗣以降下及諸王之子孫皆知務學知為政知民事知吏情俗儒事實門類不切時務陳言贅語無補於治者不足以亂視聽豊本細末重內輕外莫若推恩分力於各王之諸子諸孫諸曽子從冢嗣游學則久久敬愛畏服一旦命令則無不畏從諸宰

職雖無功亦無大過語其權無筦人之威語其貪汙無百金之賄縱有之不及贓吏十百之一方今無豪傑英偉可負萬鈞之才莫若養以廉隅推以赤心使其親舊猶勝於無行恃口之小人用一小人不惟啓覬覦之心來譏侮之口惑清明之視聽抑使方外輕笑朝廷有用非其人之誚作事而不立法事終不能成治漢人必以漢法治北人必以北法擇其可使而兩用之參用之亦可也未有無法而能立事者也官制之立後世有繁而

無省何則恃權貪利天下之心一也苟可以得之安知所謂蠹國生事禍及其身者耶國家主持名器相事之煩簡人之賢否而授之今使貪利竊權之小人自售自鬻曰我可為某官我願為某職不惟不責其實罪其妄又從而信用之一人得之千人舉而謀之萬人跂而冀之然則官制何時而定乎又安得而省之哉

古者明四目達四聰不偏聽不妄信不輕疑使端慤之人采民謠聽公論國人曰賢而後用國人曰罪而後誅

令則不然無稽之言弗詢之謀皆得而陳之究其情則本非為國除姦一納其言則便欲居官而食祿是以紛紛籍籍或采之游戲指以為罪甚無謂也

大府大州民物繁夥足以為政亦足以享崇高之貴與其令輿臺皂隸掌一方之政令處祿食名爵之尊榮曷若從其所屬分諸王之子孫弟姪慈仁愛物者主之一則習知為政之要二則蒙國家推恩之福三則卒有命令易使而無邪心四則親臨所有之士所有之民其霑

體塗足之勞祁寒暑雨之苦各知愛護久自富貴趨利
希寵之小人粗見上意明察善惡乘時競進不過訕訐
飛謗舊過小疵殊無大利害今後指稱實事言不虛謬
賞可賞罰可罰則言無不實刑不濫及
天下雖無事不可無兵備近年以來京師奉衛之兵止
知服役戰陣擊刺之法則不知也邊陲之兵富厚者本
官得錢而放散窮乏者為本官服土木之勞亦不習戰
一旦有警皆不為用向來蕭縣宿州之敗豈非明效大

驗歟當時差官點集精練所主非其人則易之

北方强勁所恃者馬力近歲馬極衰耗比之十五年前十去八九國家宜兩平收買制官擇地而蓄牧之庶復滋息以備一朝之急用

西南之釁不可不虞何則恩榮太重勢鈞力敵不相從命强梁者宜置內地漸易以他職使莫知覺疲軟者宜漸振其權毋致滋養姑息以消東南此消患未萌之良圖也

倉廩儲蓄不可不廣秉其豐歲色銀中宜度分數收粟三之一隨遠近貯積毋致壞爛以備有用

官事在前必不得已而言者當裁減浮辭長語不惟養氣亦少口過心如止水鑑物則明發言中節辭寡服衆

由我者當力行修身不由我者任自然外事人皆欲行善積福無權位則亦莫能也胡子爾今總治百城凡害衆之事無問小大悉除去之國家既無定制當見一事行一法無厭繁也

提刑之職一官吏二風俗三獄訟四農桑五學校六文

案七人才

俗儒論事不探其原不求其情用計用數矯枉救弊民犯罪則峻以嚴刑民違令則繩以急法民澆薄則防以網罟陷穽殊不知法令愈密姦惡日滋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惟聖人為能以正名為先務懼夫弊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典故不可不知典故莫先於禮樂刑政然孔子乃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則此

心循序而和故禮樂為用不仁則玉帛戔戔鍾鼓鏗轟文具而已文具實亡何以得萬國之歡心祖考來格鳳凰來儀神人咸和百福並至者哉人之趨利如鷙鳥之求食鷙鳥之食惟食是視不知力之强弱人之趨利惟利是視不知義之當否究其原則出於人之導誘何如耳然則為人上者一喜怒一刑賞一好惡可不慎歟故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銓調

銓之為義衡也量也次也度也調之為義因其各人之功過依法準律宣之以言移徙也拔擢也貶降也知二字之義則銓調之法思過半矣後世用人懼其賢不肖之混淆也則有移閒慮其曠官棄職日月詐冒則有觧由又恐其出身入仕之欺罔姦偽則有對憑又恐其老疾不勝任假人替代因體貌應對以詳其真偽優劣又察其才能宜任某職宜任某官則有引驗四者既得其情然後銓次量度如衡之平而遷注升降之以歲月之

累而待無功無過之庸才以升擢不次待茂才異等以
左遷遠貶待有罪者非特止於南移之於北東徙之於
西治州者復換授以州尹縣者復對授以縣如是則百
職得人庶官無曠此銓調之任也今之主銓調者能如
是乎能則當謹守而勿失不能則當盡其道外擬移調
月日雖曰舊例以今觀之似為太速宜增縣尹一任五
十月州尹六十月散府七十月總府八十月何以言之
一省送舊迎新之勞費二省銓調之虚文求仕者道途

往返到部遲滯半年一歲之日月三則新官舊吏歲久不敢欺蔽政成訟理民受其賜四職官知其責辦之久不敢苟且保禄勵精其職

銓詞

一求仕者到部比得新除近則三月遠則半歲中間胥吏弄法調辭疏駁甚則留滯經年或至再歲京師薪桂米玉加以往返二三千里道途之困敝往往至於貨馬典衣一考之俸糜費無幾不惟沮仕者之心使壯歲精

力虛度日月國家用人求治亦非便利此弊不可不革宜令到部隨即發放不中格者即丁寧明白省諭還家永不受理復有妄投詞肰告不以實者以誣誑抵罪如是則僥倖覬覦者不妄進流品任事者咸樂為用

一即令調選立法似嚴而實無定法是以吏因緣而為姦僥倖無資給者有時而得遷注循資歷級以廉恥自律者齟齬而不得進至於引驗有名無實中間有廢疾篤疾癃老昏耄百問而百不知如此之輩有司亦不詰

問選人不精已至於此不可不革

一徇名而不責實拘法而不求情有歷仕流内職二三十年選法未立以前本路及宣撫宣慰得以注官而未後偶居流外職者即今選法一以無例不行遷注復有素無勲業中統三年偶挂名仕版者不詰賢不肖便行遷注流内流外之廢立國家之制也其名雖殊而其居官任事負利害歷勤苦則一也法之廢革在乎國家其人惡可而廢也均為人臣因革流外之名而併廢其人

豈理也哉

一用人與取人相須而行不可偏廢前代以數路取人內外猶有闕員故與時推移三年比士多寡而取舍今取人之法未立而用人之法太拘見在職任者日老月病年衰歲死有空闕之員無可用之人是猶塞源而望其流之長無是理矣愚謂取人之法不可不立未立之間選法宜少寬凡嘗經本路及宣撫宣慰委任歷職者當取其籍姓名見數以備闕員

一行充守試之法古人所以救滯補弊也員多闕少則守闕多員少則或行或兼是以人無廢才而官無曠職假若縣尹闕員數多而以縣丞者權行之給丞俸權尹之任丞闕則主簿權之簿闕則尉權之若州若府準此之例國無費財下無滯賢職無廢事官無濫受一舉而四得之何若不為而令久闕其員虛滯其人而注守官何膠柱鼓瑟之甚也

一循資格而無黜陟東移之於西南徙之於北功過無

別賢不肖混淆若是則使一吏主之亦可以辦然則尚書侍郎諸郎官何為而設也有銓調而無黜陟英偉之才老死下僚庸庸之徒不失其資級即令司縣或三員或四員而有俱不識一字者一縣之政欲求不出於胥吏之手亦難矣憲臺既立宜令監察輩分路糾察守令功過吏部得以憑黜陟庶幾絶素餐尸位之僥倖

一牧養小民培植根本縣令之任也即今縣令率皆庸流又貴賤相遇之禮未有定制州尹府尹本路總管得

以喜怒詈辱捶扑之故有志有為之士皆賤之而不欲得前代省掾外除復注縣令令皆恥為之良以此也此弊不可不革宜有定禮士之進身與古殊異三代興學養士鄉舉里選未聞鬻技售能以求仕也士不求仕則其自待也重不茍就不詭隨不以富貴易其守有國有天下者惟恐賢才之不我即國無仁賢則國如空虛吾誰與守故有就見者焉有幣聘者焉論其位則君尊語其德藉其才則士重自射策決科之法行士求食於上

而自輕為上者不以得士失士為重輕持貴人富人之權而奔走羣才曰我不汝賴汝必吾依上之輕士也曰驕士之媚上也曰畢曰屈曰諂惟恐不善逢迎以致乎齟齬而不能入為士者曰茍能富我貴我惟君欲之隨枉尋而不直尺庸何傷哉是以治少亂多身名俱辱今日為吏部者亦難矣德行才能勲勞歲月四者皆不以守何以為吏部哉前人有言銓調之法止以日月而移徙之一胥吏足以辦之今併廢是雖有臯陶九德知人

之明將安用之以似有實無不自信不自守之薄法而進退遷除巧宦曲結怙寵恃勢貪欲無厭之小人惟斂怨聚謗辨短論長較是證非之不暇又安能為國得人哉

官吏稽遲情獘

稽遲害民甚於違錯若詞訟到官立便決斷案牘之間雖欲文過飾非錯失自見小民銜冤隨即別有赴訴司縣違錯州府辨明改正州府違錯按察司辨明改正小

民無淹滯枉屈之冤官吏當違背錯失之罪近年姦貪官吏恐負罪責事事不為斷決至於兩詞屈直顯然明白故為稽遲輕則數月甚則一年二年以至本官任終本司吏更換數人而不決斷元告被論兩家公共賄賂又不決斷歳月既久隨衙困苦破家壞產廢失農務歳計不免商和商和之心本非得已皆出於姦吏指勒延遲之計兩家賄賂錢多者勝以屈為直以直為屈不勝偏倍條畫雖定大小中三事限次終無明白罪責擬合

照依違限條畫初犯職官罰俸一月兩犯罰俸兩月三犯的決罷職吏人初犯的決再犯決罷因稽遲而揹勒商和者尤不可准罪責加稽遲一等伏乞申臺呈省如蒙俯允乞賜遍示天下將此情獘斷例省諭府州司縣大字真書於各衙廳壁以示懲誡

又稽遲違錯之獘

違錯之姦易見稽違之姦難明格例雖立小事中事大事之限府州司縣上至按察司皆不舉行縱有依格欲

舉行者多不通吏事姦吏倒提月日補貼虛檢行移調發文飾揑合彌縫完備應對支吾恣為欺謾若虐軍民小民所爭不過土田房舍婚姻良賤錢債而已是數者皆非難問難斷可疑之大事有爭田一二畝而稽遲不斷受賂枉法巧文佞說直至三月務革十月務開又復如前動經一年二年不決按察之於司縣鈞卷求奸不亦踈乎所爭之物不直數貫隨衙經年累歳一家起訟連累數家妨廢生理農功破家壞產宽枷百端然則稽

遲之禍民豈為細過有司恬然不問縱遇覈問明白者不過笞縣吏一二十下不滿姦頑之一笑雖立按察司與無何異又且動經二年不行照刷虎狼蛇虺何所畏懼朝廷仁愛問民疾苦使訴陳官吏姦弊每人每月每年須上陳若干款項及斷訖情由牒司申臺呈省

又責吏不責官之弊

聽訟決事之稽遲違錯為總府為憲司者僅能粗責吏人不問判署之官不惟責罰偏重不能服人將見司縣

政日弛紊何則稽遲違錯之罪不專在吏吏請倒提日月枉法決事判署官從之則其罪惟均故前人立政責罰判署官吏令罪吏而不罪官正中姦吏濫官之計雖日杖吏百政亦不舉何則不恥詈罵不苦杖楚苟得賄賂甘心鞭扑者縣吏之素習也頗惜廉隅避責罰者司縣之官也今捨司縣官而責吏雖將違錯改正察司總府既不親民安得事事詰問之今後稽遲違錯罪專在吏者責吏在判署者責判署官罪均者均責之吏則受

杖官則罰俸降等追官解見任庶幾令行而禁止

又司吏遷轉之弊

人之所以為惡害人以利已者或賦秉貪饕或生理門户所逼二者交攻寒餒切身而能晏然安貧不務苟得二千年中惟顔子能之以顔子之行而責庸人何不恕之甚也今今之縣吏日俸二百一身不能養活况父母妻子奴婢乎所頼者不離鄉井特藉田園産業以身在官門減薄本户差發庶能粗遣今令二年一轉挈家移徙

他邑僦房糴糧創置一切什物器用柴薪芻豆沿路車脚搬載脚錢一橐一置所費不輕諺語所謂無析匙良以此也窮廹如此欲不取於人其可得乎又兼二年光景三轉案則年限已滿以致案牘紊亂亡失前後承繼不能通知不相接續雖有明敏剛斷官長非吏不行中間情獘百端且如爭田競土一切詞訟公務姦吏點計轉遷之限二三務革則稽遲之罪不在已一切違錯不在已接卷承行者日月淺近罪歸前吏則罪亦不在已

矣為官長欲窮詰前吏則已遷別縣問目今承行司吏則日月不該遷轉吏人之弊以至於此執政者尚以為良法何不思之甚也不務選擇人才專恃遷轉庶不為惡不思本欲止惡反為助惡使本人賢良雖終身不遷亦不害政害民使本人貪污頑鈍無恥一日九遷所至為惡譬如松柏之剛直藤蘿之委曲賦性一定雖移之萬里之外豈能變易其性哉舊例省掾部掾百二十月方許出職蓋為主典案牘不可不久於其事數變易則

不能周知親民之吏周知一縣官政民情前後文案轉遷如此之速實為不便反致姦黠因之為惡蠹政害民以此論之轉遷莫若擇人擇人主於門第清白産業富實不貪污慎行止之人日月深久定以出身

又小民詞訟姦吏因以作弊

條畫四欵事關投下約會不至者從本土官斷決姦吏反藉約會虛調關文累年不決諸交關典賣文契自有公據問賬正契然後赴務投税契本契尾印押方為完

脩中間猶有欺詐姦偽近見司縣斷案憑文契定屈直所立文契無公據無問賬縱有正契無房親隣佑田畆則無條段尺寸四五經稅則無契本契末印押多使木印篆文難辨明見詐偽司縣官吏便為憑據實為欺枉諸詞訟文契元無隣佑姦吏欲行欺誑教令訴訟人虚指隣佑干證引領作見人揑合虚詞强行指證潤飾文案以為屈直分明雖使明敏公直者照例亦以為處決允當無瑕可指

論遷轉太速

古之用人論定而官任官而爵位定而祿既不肯進亦不肯退才堪某職者或終身不移徙子孫能世其業者襲爵不絕故子孫以官為氏曰倉氏曰庫氏司馬氏太史氏羲氏和氏其才可大任者起畎畝版築魚鹽市井屠釣而為輔弼故小材雖累歲不離於小官大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自銓調遷除之法行止以日月為功不考賢能為上庸庸碌碌汩泥揚波者反得升遷廉慎公

幹不交權貴者沉滯降落是區區之日月又不能守專以銓調爲巧宦僥倖之階梯貪競奔走既不守道又不守官今日得七品明日望六品五品今日除五品便望升三品二品名器有限貪欲無厭躁進易得故使人位極人臣而不以爲恩官至三品者連裾接踵七品八品者十餘年不得代天下司縣闕員掌吏部者非不銓調白衣者不能遷得品官在官者陞遷太速不十年而至三品二品牧民急闕無人可注貴官疊積中外百人爭

填一闕銓調太速其弊至此可不更定其法

論體覆之弊

功必賞罪必罰責任專一則下以忠信事上事實而不文即令庶政賞不必罰不信責任不專下以巧偽報上事遲惰而文具者殆非一端最不實者體覆是也或出入錢穀或軍民告貧乏或出入户籍或地畝爭差或官吏薦舉才能或水旱災傷或和雇和買或一切造作或給散義糧例皆體覆起跡于司縣申觧于州府府下別

管司縣體覆體覆相同復申觧至府府牒呈按察司按察司以本府官未曾體覆覆牒總府總府行移同僚曰請體覆其事同僚官體覆相同移關總府總府再牒呈察司體覆察司移牒本司同僚官一員體覆同僚官體覆相同移牒本司按察司迴牒總府曰體覆相同總府才方申部部呈省省復下部准擬施行少有疑難則反復六降而至于縣再六轉申而至於省又三降而才至于府每事畧無凝滯凡十六往返而始得結絶一有疑

難疏駁則倍之噫若之何文不繁而吏不冗哉吏冗文
繁胥時亂日事久不决置而無論敢問省廷果取信者
何司果責任者何人果可疑者何司何人自察司以至
縣司每事無不雷同安用其爲體覆哉是無不可信之
有司也無不可委任之人也舉皆可信可任然則必須
往返曲折果孰疑而孰責之哉推原此法是蓋出於執
政者外示公慎詳密不敢苟且一旦事或不完上位見
責明其罪之不在己也究其罪則有所歸若歸其罪則

自上而下皆能脫免互相推遁必至於至賤至微之人而後已何以言之事關兵農則罪在於田夫野父事關錢帛則罪在於市井商賈行鋪戶牙人天下庶事有司不任其責而罪歸於細民此姦邪胥吏之末技省部遵而行之寧有愧於心乎然則體覆之無用更請以實事明之且如官買諸物已赴大都送納了畢支用盡絶體覆之文尚未至半體覆之人不見元物之形狀高下好弱漫為應荅曰體覆相同非虛文而何舉此一事類皆

如此雖欲不同不可得矣自縣司而至察司皆為虛文
為政者不信仁賢而信虛文於國何益矣難者若曰如
此關防尚有欺蔽更不關防姦偽日甚是盖不知為政
之要在信賞在必罰在責任之專在擇人之精又能誠
實遇下則自無此蔽不然則法愈密而姦愈巧矣以此
參詳體覆虛文即宜革罷如虛妄不實姦偽欺謾者坐
罪于起發事頭親臨之官吏廉能不欺者褒美之作姦
造蔽者罪之職當糾察而失舉覺者罪之如此則虛文

可削冗吏可減舞文弄法之獘日消下以情實忠信事上事辦集而無凝滯政治清明百揆時序大凡獘政以類而推皆當如是故姑舉體覆之一端以明庶政之無不如是之漫應虛答伏乞酌斟可否而裁決之

論沙汰

沙汰二字外若刻薄内實利益食不厭精去糠粃也鏡不厭磨去塵垢也金不厭鍊去賊銅也當今政治失於踈濶混淆而畧不程式揀擇失於繁冗紊亂而畧不整

齊裁削何謂繁冗繁文繁政冗官冗吏是也諭如造車一轂九輞十八輻減之則闕增之則贅闕與贅俱不可行任人何以異此又如牧羊千羊一牧則太寡十羊九牧則太多不寡不多則人力得中羊亦安肥今日政治文案設官置吏選才不精署員太多不精則十不如一臨事又卻不得用太多則互相倚靠耽悞政事文案叢雜前後不一議論紛紜是非無定用兵亦然古之人以二三萬之兵而破百萬之衆精與不精故也奚在乎多

與寡設官置吏斟酌人民政事之多寡而增減焉今之一州一郡不若往昔之一大縣官吏無不具備而又加焉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今日府州司縣為官吏者果皆成德多材藝可以治民之人乎不材者十葢六七貪污害民者十葢七八以賢治愚尚不能辨以愚治愚烏乎治除達嚕噶齊縣尉外牧民者皆嘗試之以身言書判而沙汰之吏民則試之以刑名算數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沈　彝

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

元　胡祗遹　撰

雜著

寶鈔法

凡物貴生於不足賤生於有餘不足人實為之近年五穀布帛諸貨百物湧貴者物不足也鈔法日虛者鈔有餘也有餘則作法以斂之不足則作法以增之方今之弊民以飢饉奔竄地著務農者日減日消先疇畎畆抛

棄荒蕪灌莽荆棘何暇開闢中原膏腴之地不耕者十三四種植者例以無力又皆滅裂鹵莽五穀布帛民生日用急切之物豐年已不足少至水旱十室九空物安得為之不貴趨末利學異端奢侈淫靡衣不以蠶食不以耕游惰僥倖之人與農相半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物安得而有餘哉由是觀之五穀衣帛常苦於不足不足則不得不貴失胎無母之鈔十巳六七加以川流海溢泛濫四出已苦於有餘有餘則安得不賤為今之計可斂

者鈔而無法以斂可增者農而無法以增饑寒日用之物日益不足權信之楮幣日益有餘貴者益貴賤者益賤雖使桑弘羊劉士安之徒復出亦無以為計矣為機變之巧者必曰有是哉子言之迂子智之拙也農不可一日而成鈔不可一日而闕今之鈔即古之錢行錢之法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謂之母權子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謂之子權母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鈔法亦然曷若改印新鈔一當舊五朞年之內舊鈔自廢

鈔與百物適平愚難之曰是恐不然鈔代百物之交易所恃者信而已一失其信民莫之從新舊均為之鈔何優何劣非若五金之精粗鼓冶求索之難易也難者必曰鈔者國之大權大法一輕一重出自一言何不可之有是又不然漢武帝以白鹿皮幣直四十萬錢果可行乎以新換舊徒失其信積鈔之家不勝其損破家壞產粟帛之家不肯從賤或至閉糴愚恐農工兩受其禍無益於國上策莫若務農務農則地無遺利粟麥布帛如

水火斗米三錢其祥自至務農之要莫先於抑末何謂抑末奇技淫巧不鬻於市冠昏喪祭吉凶慶弔之禮飲食衣服車馬宮室上自公侯下及黎庶各有等差定為令式越禮踰制者有罪務從敦朴純儉凡有力役不奪農時悉以游手不農者當之去不急之有司減冗官削冗吏沙汰僧道醫儒僧道醫儒其名而商賈小人其行者皆入編戸顧為農者五年無役為農者衆布帛五穀豐足百物之價不勞估計均平而日自減賤不妄費賞

賜支發兼以銀兩粟帛則鈔價日實方今工農交易鈔雖虛物雖實而民不甚苦者百物工價彼此稱量相敵而若不相虧惟省部隨朝官吏與外路無公田者曰貲不足若減去冗丈則冗員可削其半所謂月俸貫石相半春羅秋綾斟酌給降足以養廉有公田者不在此限前人有言無以小害大又曰功不百不變法慎不可以一二不便者輕變成法以愚觀之向之耗壞鈔法之弊如立總回易庫諸路行錢以鈔貴買諸物買金換銀良

馬美女奇珍異貨之賄賂貢獻今皆革去但能節用務
農戒奢侈去浮冗抑游惰只此數條不惟實鈔一舉而
數得實天下無窮之福古人用錢後世易而為鈔止欲
便交易貫使流通穀帛均百貨之價而已非欲求利也
非不欲也勢不敢也何為而不敢夫物之寒可以為衣
饑可以為食者貿易之際略不相信猶棄擲而不為用
況無用之物乎此不難諭正如北方刻木交質以易馬
羊牛一失其信則刻木其足恃乎故行鈔之法鈔為子

而百貨為母母子相守內外相應貨重而鈔輕則斂鈔鈔重而貨輕則收貨一弛一張權以取中母子既以信相應鈔貨價平而不偏如此則雖行之於萬世而無弊捨此之外一有營利之心則其法自壞方今鈔太重而物太輕比之初年一貴一賤或至加五或至減半主權衡者利其鈔價之高多發而易行不恤傷農不知務權細民所有者布帛官司所收者寶鈔賫布帛赴庫換鈔司鈔者懼其割之難託以無鈔而不售布帛之價日損

日減近年市價絲一斤直鈔九錢官司限定百姓每着絲一斤折納鈔一貫伍百鈔價日增絲價日賤復壅滯而不售民甚苦之姦貪乘利之人市井之間又立擇鈔硬鈔之目愈髙其價是使國家流通均平百貨之寶化而為傷農刻價壅滯諸物之一虐法耳主之者不知民情所苦之為可懼不務均平其法又將隨路諸庫鈔母輦至京師以備不測之用何不思甚也積厭苦虐法之情又示之不信儻市井唱呼曰鈔無母多矣吾苦虐法

也久矣又以吾民寄庫金銀一旦詐一片紙而巧取之所存者無用之敗楮耳寶貨之法民不信矣至此則雖有心計若弘羊鞭算如劉晏亦無如之何矣蒙判送講究行用銅錢事銅錢交鈔寒不可以衣饑不可以食均之二物皆非切身實用之貨聖人以其絲絹綿布之不可以零分粟麥百穀之不可以遠賫假二物守之以信以便交易而已以優劣較之則交鈔優於銅錢請以今日之事言之元寶貫鈔行之十有餘年鈔法愈實通利

如流水者以其母行在貫鈔獨行無他貨以相雜也一

有他貨以相雜便有優劣輕重銅錢與鈔並行是以他

貨相雜也即今前代舊錢銷費無幾縱有當立法一新

亦不可用銅器亦糜費無多必當設官置吏即山冶銅

方得鑄造工本亦不為輕至於懷挾賫挈遠近交易不

若貫鈔之便利兼鈔法通利錢法必不能相勝少鑄則

不能徧及天下多鑄則虛費工本堆積而無用徒雜亂

鈔法貨立二價漸不為便亡金風俗積錢而不積鈔是

以鈔法屢變而屢壞蓋以錢鈔相雜錢重鈔輕又不能守之以信故也今披詳通典所載天寶中鑄錢一貫工本亦相近一貫廢本勞力並無利息目今每歲印鈔八萬餘錠蓋以絲線包銀宣課官為收鈔所以流傳通行畧無凝滯今既鑄新錢布散民間絲線包銀宣課必當依貫鈔例收錢不收則法不行假若收錢一萬錠減貫鈔一萬錠收錢二萬錠減貫鈔二萬錠則鈔法不減而自減不澁而自澁積錢既多每遇大支發如襄陽用兵

一歲不下支鑄二三萬錠若全支發鈔則不唯鈔數不敷亦致銅錢積滯而不行必須錢鈔兼支且如支銅錢一萬錠每小錢一貫重七斤五十貫重三百五十斤五百貫用車一輛計用大車一千輛豈止虛費脚力實亦失誤急速支持至於西蜀四川之賞河西諸路之應辦開元遼東等路之調度上都等路之和糴又不下數萬餘錠必須錢鈔相兼似此斤重恐失措置難者若曰遠方則用鈔京師近裏城邑則用錢兩不相妨何必搬運

是大不然錢鈔中停尚有偏枯有無不均必生偏獘若欲就彼鎔鑄錢法初行民未取信數處分鑄鮮不為姦若為鑄錢工本深重儻别立錢價則鈔法隨即虛壞鈔虛而錢不適用兩者俱失尤為不可竊恐萬一徒以廢工難用之錢沮亂其易造流通之鈔上阻國用下惑民心鑄錢之議似為未便謹具録通典天寶鑄錢科例在前洪範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蓋食者民之天民者邦之本國無民則君誰與守民一日不再食則飢又飢屢

饑則死然則國無三年之食國非其國豈虛言哉饑寒切於身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貨泉貨本之輕重流通所以平百物而信萬民一失其本一虧其信則百物之貴賤無凖或壅滯而棄如糞土或翔湧而重於金或物輕錢重或錢輕物重傷農傷工皆受其禍信既少虧衆莫憑據古人之於貨泉豈敢斯須而不為之權衡哉又鈔法平百物貴賤之失中便萬民交易之難准故立帛布交鈔之法上下相信信以濟事非欲

以不可食不可衣無用之紙而易下民汗血所致有用之穀帛也為國家者度量百物交鈔之孰多孰寡而散斂弛張之物重則鈔輕鈔輕則作法以斂之鈔重則物輕鈔重則作法以出之是物價與鈔法兩得其中農工不傷于母相藉國不求利而利益大中統建元鈔法初立公私貴賤愛之如重寶行之如流水交鈔一貫買絹一疋鈔五六十文買絲一兩米石鈔六七伯文麥石鈔五六伯文布一端鈔四五伯文近年以來價增六七倍

漸至十倍以至諸物及傭工之價直亦莫不然反覆思之時和歲豐無旱乾水溢之災米粟非不多也布帛非不廣也戸丁滋壯商旅絡繹百物出積然而物價日增日貴者鈔虛故也鈔多則物自重執政者當知其𡚁而拯救之今略舉致𡚁之由陳其救𡚁之術伏乞詳酌施行

一天下戸口若干商旅賣買收税若干茶鹽課程若干包銀絲綿若干和買和雇造作用鈔若干百官俸

若干總計已上諸名項及該載未盡錢物每歲公庫收發私家消用計可用鈔若干昏爛燒燬鈔若干計其數度其出入多寡而印造之如此則庶有成法權衡在我不致多印妄費鈔虛而物貴不致少印鈔寡而物賤即今畧不會計止知多行印造更於支發供給是以鈔日益虛

一盜臣私家盜印姦貪無厭車載船裝徧行諸路回易物貨假如米麥每石時估本直一貫行鈔者利於

得物自添價數倍如此則鈔安得不虛物安得不貴以致無貽之鈔遍滿天下若不作法以斂之物價終不能賤鈔法終不能實斂收之法無多大凡為盜臣印錢無問多寡悉皆官鈔究問見數即日仰所在官司盡數拘收入官別議支發行用

一盜臣置立總庫舉放利息無賴狂貪買官之人一言片紙動輒數千萬貫即令本利落空賣官者得鈔復增價以易諸物自盜臣覆敗總庫雖罷打算徵收未見立

行亦合一一推驗本息盡數徵收入官別議區處
一鈔法每鈔二貫文當白銀一兩鈔一十四貫八百文當黄金一兩盜臣自壞其法徵金於辦課官金一兩收鈔百兩南省官賣官鬻獄止要黄金金一兩賣至鈔百五六十貫回易於官庫則官庫無金是使人明犯私買私賣之罪金價日增鈔法日虛自盜臣傾覆金銀雖自減價然禁人於官庫不得倒換金銀此獘尚存宜速改正

一盜臣嗜利賄賂公行所取者良金大珠美女名馬奇珍異貨求官枉法者不得此貨不能得官故視鈔如糞土近年京師官吏筵會飲食淡薄者費鈔十餘錠甚者倍之此風不可不禁苞苴交往嚴行治罪酒筵奢侈勿循前愆衣服裘馬務從儉素此亦實鈔之一端也

一諸路官鈔庫近年並不關諸上司抑勒不放支發為無倒換官吏攢典閑門閒坐虛食月俸因緣移易

借貸多有失陷官吏既無倒換民間私自回易富者乘時以邀利貧者甘心於損折鈔權重輕孰主張是令欲鈔法流行諸路鈔庫㸃勘見數無失陷者即委本官赴户部呈省闗支失陷者勒令倍償别委新官交代倒换流行毋致澁滞

一近年零鈔銷磨盡絶至於百文者亦絶無而僅有所以元直十文五文之微增價數倍交易之間不能剖絶以致即當寄留欺謾澁滞如諸路鈔庫闗請十

分為率百文以下零鈔當發七八分以救積弊以便市易兼交鈔所以便於交易者以其比之絲絹麻布金銀緞匹能分能零也且小民日生旅求升合者十盖六七圖錙銖之利者十盖七八若無零鈔何以為生何以為成市實鈔法除印造諸路倒換昏鈔外無多印造賞賜諸人當給見在諸物無給實鈔民間昏嫁四季衣服各一套氊被首飾外不得多索財錢妄費越分紛華美麗無官之家不得衣金錦插珠翠居

第衣服車馬筵宴當立貴賤定制物不妄費則百物有餘百物有餘則價錢日減百物價賤則鈔法日實矣

又鈔法虛之弊

一風俗奢淫于下妄費穀帛穀帛妄費則實用之物不足不足則物價日增物價增則鈔日益虛婚姻喪祭吉慶田宅車馬衣服飲食之類畧無貴賤等級

一支發妄費於上則散布日廣鈔廣物儉買物者衆生

物者寡鈔有餘而物不足不足者貴有餘者賤安得不虛

論聚斂

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然則為大臣而務聚斂見棄於聖人見疾於天下見絶於後世直比以為盜聚斂之惡其可為也哉以今觀之欲為聚斂而材不能濟其惡智不能遂其姦負盜臣之名而實非穿窬之傑何則古之聚斂之臣財聚於上民怨於下猶能使國富

兵强帑藏充實而施為遂意如秦之商鞅尚功趨利漢之桑弘羊唐之劉晏籠絡鹽鐵使富商大賈不得其利農民不被其害宋王荆公立新法青苗助役又劉晏之罪人尚以巧取暗奪日削月消使民陷於貧瘠罪戾而不自知聚斂之惡至此可為極矣今之聚斂則不然不規畫不會計不知生財之道取財之方不量民力之重輕田力之厚薄水旱疾疫殍餓流亡舉不知之直挾朝廷之威而督責號令白取於民今歲賦稅百萬緡石來

歲加倍来歲又加倍正如竭澤而漁於我何有牛山之
木旦旦而伐使天地生息之仁不能相繼尚不知懼自
以為忠勤吁悲夫照勘近年費用日廣絲銀宣課稅糧
民力困敝不敢增加常遇豐年蠶麥大熟盡力辦集尚
有逋欠量入為出之法既不敢裁減審天下之大計者
宜如何哉將坐視帑藏之空乏而加徵巳困之民歟抑
當立法以救歟竊見開場之利不為無補夫天地之生
物南北異宜懋遷有無堯舜之所必行當時偶有以停

罷聞奏者辭勝於理無有面折廷爭之人聖旨權依停罷今日大臣誠能款曲陳說以為當行之事公私兩便解前日之惑理到言盡聖意未必不從但數年以來無人再言所以停止不復舉行即今南貨銷鎔盡絶價增數倍我家中原所出之貨每歲虛隨土壤棄擲腐朽而不為用謂土產之藥物人參防風甘草等物輩之而南則為寶貨積之於本土則為棄物農人無地耕獲不能為他藝者旬月之勞劚草藥三百斤可賣錢十餘貫終

歲差發可辦商賈之有財本者以千貫之物往返半歲之間化為數千貫何憚乎生理之不厚科差之不供貨既流通轉相貿易舟車流行店鋪和煦居者行者有智有力者皆得養生之利自罷場已來坐賈無所獲行商無所往舟車留停道路蕭條以我所有易得致富之貨廢棄而為無用我之所無必用之物湧貴無所致得計失計於斯灼然倘蒙聖衷允許開場之法當改前轍公選品官中通錢穀廉幹者數員充場官官賫寶鈔我之

商旅諸貨至場估計元本及路費脚錢外更給加五利息給付寳鈔令客旅還家買到諸貨北場官與南官官爲貿易仍於許州南京置局停積見數驗戸口多寡分散諸路平準庫及鈔庫依市價官爲貨賣得到本息徑赴中都萬億庫送納以供經費如此歳爲定法場官非其人則換易别差物價隨時高下慎毋致商旅之無利能使舟車如流諸貨輻湊此亦錢流之一端也

論司農司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葢學業有專攻苟以不通無用之虛言亂人耳目則不若不論之為愈也老子亦曰我無事而民自富唐柳子厚見當時勸農之弊反致勞民廢奪農務故以種樹為喻而作郭橐駞傳誠萬世不刋之名言也誠使外無兵事内無土功租賦輕薄官吏省事蠶而得一絲為農者曰此吾篋笥中物也耕而獲一粟則曰此吾囷倉中物也如此則父詔其子兄勗其弟姑訓其婦唯恐耕蠶之後時峕薅繅織之不盡

善何待勸諭而後勉焉今之為農者賣新絲於二月糶新穀於五月所得不償所費就令豐積亦非已有加之事役逼迫略無虛日屋宇損壞不暇修補貧苦憂戚遑遑相仍若然則雖以甘辭巧語百端訓諭亦徒應命而莫之能行矣勸之以樹桑畏避一時播揵則植以枯枝封以虛土勸之以開田東畝熟而西畝荒南畝治而北畝蕪就有務實者從法而行成一事而廢一務必不能兼全何則力不足故也農官按治司縣供報簿集數目

似為有功核實農人篋笥倉廩一無實效他日以富實之虛聲達於上姦臣乘隙而言可增租稅矣可大有為矣使民因虛名而受實禍未必不自勸農始而況中間教條有不能行者三之二勸以親睦而鬭訟並興諭以力勤而偽惰百出至此則非無知小民之罪教之者致其罪也古人一夫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田畝與民力相應今欲使一夫劾兩人之力一日成二日之功斷無是理方今之務莫若敦本抑末古人孝弟力田者別

加旌表今之最苦者農民而游手好閑以口舌趨末利商賈之徒挾輕貲而無定居不占籍不應租稅者甚衆倡優雜類茶酒店戶飲食衣服華麗於仕宦之家而國家莫知禁遏反得納交於王公貴人之門纖巧淫技全免差役傳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以此較之今日所好所貴者何人而所惡所賤者何類也好惡相反如是而欲為農者勸不亦難乎古語曰功不百不變法利不百不易業故於變常改作之際論議思慮周折詳盡詢

諆僉同衆心樂爲然後舉而行之近聞司農司陳兩省議分立諸路水利官某僭冒位卑言高之罪妄議以爲不可者方今四道勸農號令聚集呼召教諭一夫百畆常力常業之外督責種木區田等事義社義倉民已困於煩擾請以目今實事證之均爲一水其性各不同有溥田傷禾者有肥田益苗者懐州丹沁二水相去不逺丹水利農沁水反爲害百餘年之桑棗梨柿茂林巨木沁水一過皆浸漬而死禾稼亦不榮茂以此言之利歟

害歟似此一水不唯不可開當塞之使復故道以除農害此水姓之當審不可遽開一也荆楚吳越之用水激而使之在山此蓋地窄人稠無田可耕與其飢殍而死故勤劬百端費功百倍以求其食我中原平野沃壤桑麻萬里雨風時若一歲收成得三歲之食荒閑之田不蠶之桑尚十之四但能不奪農時足以豐富何苦區區勞民反奪農時一開不經驗之水求不可必之微利乎此二不可也前年在京以水上下不數里小民雇工有

費鈔數貫過於一歲所有絲銀之數竟壅遏不能行何況越山踰嶺動輒數百里其費每戶豈止鈔數貫其功豈能必成有天地以來歷數千萬年之久經千萬有智之士其事既不舉行足見其不可為用此三不可也且如滏水漳水李河等水河道岸深不能便得為用必於水源開鑿不寛百餘步不能容水勢霖雨泛溢尚且為害又長數百里未得灌溉之利所鑿之路先奪農田數千頃此四不可也十年以來諸處水源淺澁御河之源

尤淺澁假諸水之助重船上不能過唐莊下不能過楊村儻又分衆水以灌田每年五六百萬石之糧運數千隻之鹽船必不可行此五不可也四道勸農已為擾民又立諸道水利官吏土功並興紛紛擾擾不知何時而止費俸害衆此六不可也愚繆所見如此伏乞詳酌施行

論農桑水利

一論人無餘力而貪畎畝之多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驕

驕古者一夫受田百畝步百為畝比之二百四十步為畝不及其半耳地非不足而儉於百畝大抵一夫之力終歲勤動無懈無怠百畝之田猶不能辦後世貪多而不量力一夫而兼三四人之勞加以公私事故廢奪其時使不得深耕易耨不順天時不盡地力膏腴之地人力不至十種而九不收良以此也

二論牛力疲乏寡弱而服兼幷之勞地以深耕熟耰及時則肥能如是者牛力耳古者三牛耕今田之四十畝

牛之芻豆飽足不妄服勞壯實肥腯地所以熟今以不芻不豆羸老困乏之牛而犂地二百餘畒不病即死矣就令不病不死耕豈能深而耰豈能熟歟時過而耕犂入地不一二寸荒蔓野草不能除去根本如是而望畒收及於古人不亦難哉

三論有司奪農時而使不得任南畒農以時為先過時而耕植力雖能辦亦必不穫況力不足耶今日府州司縣官吏奸獘無訟而起訟片言尺紙入官一言可決者

逗遛遷延半年數月以至累年而不決兩人爭訟牽連
不干礙人四鄰親戚鄉老主首大戶見知人數十家廢
業隨衙時當耕田而不得耕當種植而不得種植當耘
耨而不得耘耨當收穫而不得收穫揭錢舉債以供奸
貪之乞取乞取無厭不得寧家所以田畝荒蕪歲無所
入良可哀痛雖設巡按察司略不究問縱悠虎狼白晝
食人誰其憐之
四論種植以鹵莽滅裂而望豐穰土不加糞耕不以時

耮不破塊種每後期穀麥種子不精粹成熟不鋤不耘雖地力膏腴畝可收兩石者亦不得四之一儻不幸雨澤不時所得不償所費

五論不遵古法怠惰不斂暵地社種麥皆團科種一粒可生五莖地不殺暵天寒下種子一粒止得一莖所獲懸絶如此穀宜早種二月尤佳穀生兩葉如馬耳便鋤既徧即再鋤鋤至三四次不惟倍收每粟一斗得米八升每斗斤重比常米加五今日農家人力弱貪多種穀

苗高三四寸才撮苗苗為野草荒蕪不能滋旺叢茂每
科獨莖小穗勤者再鋤怠惰者遂廢所收畝不三五斗
每斗得米五升半為糠粃
六論勸民務農而不使民知為農之樂古人之勸農春
省耕則補不足秋省斂則助不給問民之所疾苦而哀
憫子育之愚不能者則款曲細密教道之以法非不量
其力之所不及而督迫鞭扑之一夫之力而責以當數
人之任聚集期會而反廢時日官吏雜沓使民供給酒

食之不暇水旱風霜蟲蝗之災不恤不憐歲不登家闕食而賦稅如故虐下欺上徒取丈具官不得富實之利私不能免凍餒之苦棄本逐末賣田賣斗流離奔竄皇皇然無定居產業丁口衆多不能移徙者代當逃户差役日就困苦貧乏寬苦失職不可枚數此其略也

七論農家隨俗亦皆奢侈過度而妄費穀帛疋夫疋婦終歲勤動歲終所獲除納官奉公之外不能供半歲之口體今日男婚女嫁吉凶慶弔不稱各家之有無不問

門第之貴賤例以奢侈華麗相尚飲食衣服擬於王侯賤賣有用之穀帛貴買無用之浮淫破家壞產負債終身不復故業不償稱貸農室既空轉徙逃避農業亦廢有司略不禁治豈不可嘆

論逃戶

漢人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蠶績而衣凡所以養生者不地著則不得也故安先世之田宅服先疇之畎畝守前人之世業十世百世非兵革易代擄掠驅逐則族墳墓

戀鄉井不忍移徙此漢人之恒性漢人之生理古今不易者也今也背鄉井棄世業拋擲百器遠離親戚姻婭轉徙東西南北而無定居寄食於異鄉異域一去而不復返此豈人之性也哉是有不得已焉耳矣勞筋苦骨終歲勤動豐年不免於凍餒稱貸無所得里胥鄉吏𤼵督暮逼絲銀之未足兩稅之懸欠課程之未納和雇和買造作之未辦百色橫斂急於星火糠粃藜藿百結而不能自邮仰瞻父母俯顧妻子而謀曰今日尚矣明日

將如何矣吾血肉不堪以充賦稅吾老幼不足以供賃傭與其閉口而死曷若苟延歲月以逃於是遠徙他所瘵主戶為客戶分耘人田托棲簷隙皇皇焉惴惴焉惟懼刷逃窺責逋欠者之相尋也人生至此可哀之甚也今之牧民者恬不矜恤一念申呈上司之不准再念戶口消耗之責已三念照刷之劬勞四念乘人之危困乘時政之失反可因緣而為姦利今歲某鄉某村逃訖某戶即將本戶拋下屋宇若干田畝若干其他產業若干

會計其直督令鄰里及本土主首或典或賣以充本户合該差發有餘則官分其半吏分其半來歲如有典賣不盡者一遵前例田宅既盡披散逃户分數於見在户繼有逃户則亦然假如某村某年元抄十户累歲逃訖六户七户八户見在三户二户抵當十户差發以至應當不前竟亦逼迫逃去遂成空村復將空村抛下分數普散於一縣以近年見在户所當差發較之初定元額豈止十倍而已耶下民無所控告以至於此司縣官三

年一轉官得解事而去復得美除以虐民之罪為進階之功侵漁僥倖普天同風吁貪殘無厭上行下效刑之則不可勝刑然則如之何其可也當立格限自某年為始已逃竄者官為贖買元棄田宅以招來之撫安之免三年之租稅而温厚之見在者除去代當他人分數以安全之有產業而三年不復者不在贖買之限無產業而願安他所者聽從民便今後再有逃户不即申報所屬者罷官治罪又踵前非擅賣民業者重行治罪

論復逃戶

三尺之童皆知有天下者以民為本不可使之不安然而去鄉井舍恒產東西南北就口食而逃賦役可謂安乎為政者首以招集逃戶為亟務明示黜陟勸懲府州司縣牧民之官廣推恩惠復業者一年租庸調皆免二年征其半勞心畫策可謂勤矣以愚觀之似救其末而不救其本口惠甘美而實德未洽以此為計正猶以無枝之木來衆鳥潢汙行潦聚羣魚不為不集集則何以

為巢為穴乎民之去業也出於不得已也貧若不能自存田產物業典賣質當十去其半今日出門明日上戶隣佑坊正曰吏曰官者公明典賣即今濟寧一路逃戶八千而有土田官司知數者無十數戶是果無所遺乎足見公私蒙蔽質典貸賣無餘矣然則招來復業而無業可復木之無枝尚不能集鳥水之行潦尚不能聚魚而况童山涸轍乎愚熟思之逃民之不能還業其難有十無抛下事產來無所居欠少錢債來不能償一也他

處得生理二也元籍非本鄉已得還鄉漂流已久地理窵遠無力提挈移徙四也流移遠方為商賈為工匠五也元拋產業已為他人所有六也夫亡妻適他人七也父母已老死子孫不知原籍八也子孫作贅於人九也因流寓而戶絕十也復業則有此十難而況無業可復就令還家便得所遺事產舍屋推倒垣墉無有反若異鄉蕪一年之内能作何活來歲又復當差租稅從何而出論至於此無惑乎逃竄之不復自壬子籍戶到今三

十餘年上策莫若再籍以籍為定中策莫若勒令守土官隣佑人供責逃户元抛土田事產官為見數招人種佃所得子粒官為收貯復業者連產業與所收子粒倂給之三年全免差役下策信從虛文今年招到復業户若干明年却報逃竄公私無益虛費紙筆為姦吏所弄

論積貯

俚語曰豐年積穀太史公食貨志曰賤取如珠玉人恃食以生故視五穀為貴重以天地之視五穀亦百草之

一草耳僕自垂髫記毎歲百草之榮枯品類大率不同
土惟舊壞草與歲新今歲為蓬藋來歲為蓬蒿又來歲
為茨棘又來歲為菰蒲又來歲為藜藿為枲耳是葢風
露發生之氣不同故百草隨其氣而榮瘁亦不一邵康
節明造物之理曰露化物之草其説信有徵矣五穀亦
率若是農里之言曰寅卯多種田陂防申酉年葢謂豐
歉相仍如晝之有夜水旱相逐如環之循轉百菓今歲
之實繁來歲必為之減少大熟之歲五穀豐碩場圃囷

倉如京如阜盛極而衰實甚而耗氣數物理定不可逃于此不取狼戾棄擲是居髙明處大位素以人材自負者反不若農里之先見一旦歲或不登使四海之人流離餓殍倉廪空虛無食以濟爲卿相者則曰我未嘗負國家非予之罪也寧無愧于心歟常平倉旣立即令空無一粟宜因今歲夏秋俱大熟粟麥如糞土萬億庫絲帛推積陳腐可支常課織造及一切經費至元八年絲銀聽從民便照依時估折納粟麥以實常平倉使農無

以粟易鈔賤糴之損官無高價和糴生爲奸人之飛耗一歲積蓄得三年之儲設遇凶歲可以紓憂軍不缺食民無流餓斂有餘賤棄之滯貨補一旦急闕之實用一舉而獲數利當途者宜思之穀帛者人之天穀帛有餘則人無凍餒飽暖易得百物皆賤人無貴賤賢不肖雞鳴而起德業技藝雖各不同所以區區勞心勞力者養生養口體而已所以養口體者穀帛而已穀帛湧貴則百物安得而賤百物出于人力百工所以貿易穀帛耳

終日勤動而不能營一飽終歲勤動而不能營一暖是以百物亦從而增價求脫凍餒耳中統建元以來三十年間無大旱大水蟲蝗之災厄近年以來穀帛愈貴者何也田蠶者日寡不田蠶而衣食者日衆所以公私倉廩篋笥皆無蓄積剩餘豐稔則不能支歲用若遇堯湯之水旱則人相食矣故曰饑寒切于身則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韓文公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若之何民不貧且盜也以今觀之農者日消日減

食粟者日增日廣畧具不農品類于左

儒　釋　道　醫　巫　工　匠　弓手　曳剌

祗候　走解　冗吏　冗員　冗衙門　優伶　一

切坐賈行商　倡伎　貧乞　軍站　茶房　酒肆

店　賣藥　賣卦　唱詞貨郎　陰陽二宅　善

友五戒　急脚廟官雜類　鹽竈戶　鷹房戶　打

捕戶　一切造作夫役　淘金戶　一切不農雜戶

豪族巨姓主人奴僕

右諸人每丁所費十農夫不能供給何則膏粱醪醴養體則絺綌羅綺綿綺裘馬宮室金玉珠翠加之禁網疎闊無貴賤等級冠婚喪祭吉凶慶吊窮奢極侈而無忌憚費有用為無用里諺曰高樓一席酒貧家半月糧以今較之一席所費有至千貫者匹夫匹婦日米二升又奚啻終身一世之糧價矣為政者舍此而不恤不慮日以聚斂為務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何不思之甚也聖人之治天下庶富而教政舉兵強泰山金城百千世而上下相安豈以此也

時政

諸倉糧腐爛官非其人收受不精倉厫不整曝晾不時

諸局織造雜作或妨奪工役或本官侵欺造作不時

一歲會計無量入為出之數當立籍冊每歲奏聞

農司水利有名無實有害無益宜速革罷或併入按察司

按察司今已三四歲不過翻閱故紙鞭扑一二小吏細過而已不聞舉動邪正勸激勤惰

吏部所舉取人入仕之法止有歲貢一科所舉例皆不

公兼不經程試縱非無賴小人即此無學新進又況即今六部待闕承權者已近百人一二年後不能補正歲貢可且停罷

吏人出身太速才離府州司縣即入省部才入省部不滿一考即為府州司縣官

任子一科非取人之良法前代止以為監當官未聞便使臨民為職官者如不可罷亦止可以為監當官籌增歲久廉幹有稱則方議出職

鈔法以信為本不可侵使以致虛無信止則鈔法即壞

武衛軍三萬當作土功以代雇夫之費

襄陽軍可減半屯田以省餽餉之費

童男斷沒入歸順人可令習百工免致摘撥當差富戶

一土功造作長川不絶兼工役日廣府庫每歲所得有限支持常用尚恐不敷若更加横支比至歲終消費無餘已借過錢本數萬錠今後夫工不宜雇覔當用武衛軍謂鹽糧應役兼所撥武衛軍俱於軍戶中選到富强

之家假令止於軍前應役或親身出軍或雇人代當每歲不下費鈔一百貫今撥充武衛無鋒鏑矢石之苦無飛芻輓粟之勞安坐無事又食鹽糧比之軍前出軍之人勞逸奚啻百倍出軍之人歲費鈔百貫又與國爭城奪地出生入死無一毫犒賞武衛軍不費鈔一文又請鹽糧安坐無事一有造作土功又令日支公價彼太勞此太逸實為偏重兼既比出軍軍人省鈔百貫是已賜鈔百貫矣今後日工不宜支價

即今弊政

一大臣當決大政不可煩勞困以細事

一事有定例者當各歸之六部與各屬有司

一省部臺院者百司郡縣之本源綱領法度所從出者也政無小大新舊久近皆當知其本末即今每事皆無簿籍文册自開國至累朝條例亦無纂集備細每遇一事如戸口銓選軍站工匠錢穀地土城邑等事反取問于司縣不惟取天下譏笑侮玩倉卒率多悞事

一立功責效為官擇人未聞為人擇官者也故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即今注官不問其才之可否一聽求仕者之所欲有平生不執弓矢而為縣尉捕捉之職者有未具如前四字不能觧說而為首領官吏員者有孝經論語不知篇目而為學士者有衆星不能辨次而主天文者何乖謬之若是也推原其弊人皆知之而不能革者

何也請託得行而無敗官責成之罰耳市井細民欲營一室欲造一器亦必問其匠之工拙未有求金工于木工之門責陶埴于織紝之手者職官則問其材之能否吏員則試以案牘然後委任一俚諺曰車無餘材輻二輞一則不少不多輞一輻三則何所安頓豈惟輿輅至于衣服宫室一切百物亦莫不然何獨至于設官分職而十羊九牧哉即今冗官冗職冗吏冗員多合減削一案牘者紀事代言立政而已繁則廢事多則紛擾頻

怒則不威責人不以理則言不行即今無用之冗丈十去其七則吏簡政清下不煩勞矣

一立功立事積以歲月庶有成效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如有用我三年而後有成況庸人乎故古人三考黜陟幽明即今官吏未期月而遷徙數四矣安得不為苟且僥倖哉歲月未滿不宜改遷至于内外掾吏一歲之間五七轉按合任歲月不三之一巳行遷注是以舉事

不知首尾責以稽遲違錯則無所詰問無所歸着

一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力田者衆無游手浮技者冗官冗吏十減其半則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矣不奪農時人牛有餘力則爲之者疾矣罷不急之工役革奢侈之妄費則用之者舒矣若田野開闢粟衆如土商賈絡繹貨財如山每歲合入官者不見增羡此爲政者不得其術坐視姦盜之侵欺而不知鈐束也即令鈐束掌錢穀官不過添

增額辦耳官課增一分則下民受一分之病五穀布帛百物日貴而鈔法日虛矣國家收鈔雖多寔利則不及上年十分之一何以言之上年收鈔一貫可買紬一匹絲二十兩粟三石麥二石今日收鈔十貫不能買上件諸物百物皆然然則課額雖增果何益哉人生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國家所用切急之物穀與帛耳穀帛不足而鈔積如山不數年之後壞毀肩輿而不能博升斗之米粟尺寸之布帛矣

論定法律

即令上自省部下至司縣皆立法官而無法可檢泰和舊律不敢憑倚蒙古祖宗家法漢人不能盡知亦無頒降明文未能遵依施行去歲風聞省部取泰和律伺聖上燕閒擬定奏讀愚料聖人萬幾豈能同書生老儒縷縷聽聞若復泛而不切聞之必致倦怠一與上意不合為臣子者不敢塵瀆不能早定愚者不自揆竊謂宜先選必不可廢急切者一二百條比附祖宗成法情意似

同者注以蒙古字蒙古語解釋粗明庶可進讀庶幾時

定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則天下幸甚

革昏田弊榜文

一昇平無事民安地著逋逃者還業五穀增價土田每

畒價值比數年前踴添百倍所以典賣之間不無詐冒

昏賴以致詞訟紛紜連年不絶府司今議得毎一社議

令社長集衆公議推保公平官牙人一名能書寫知體

例不枉屈寫契人一名本縣籍記姓名凡遇本社買賣

租典土田及一切房屋事產人口頭匹交易合立文契者止令官牙人作牙官立定書寫人寫契違法成交者此五人當罪到官毀交不經此二人成交者毀交治買主賣主罪文契分明庶革前獘

一省部明文諸交易文契雖以諸物成交止合價錢並以貫鈔並不得書寫金銀絲絹綿布諸雜物貨府司照得濟寧一路諸雜交易多寫絲貨絲價或增或減市色不定以致詞訟不絶府司遵依上司格例今後諸交易

交契並不得書寫雜貨上寫貫鈔若干違者先罪牙人
寫契人買主賣主同罪

一昏田屋宇因事到官縣司兩平斷定各無詞訟不半
年一歲吏人與姦人作弊滅毀訖元斷文卷再令翻告
漸官漸吏不知始末根因見解處心公私不同以致欺
罔百端反復無定府司擬定今後凡經官斷定土田房
舍事業等事隨即當官出結合同公據執照令各人收
執如有翻告者後官以為憑據斷決公平依法者不可

改斷偏曲不平者或欲改斷備開前斷錯失亦依前出結公據執給庶幾杜塞紛競及官吏作姦之弊

一昏田相爭事關農務故有務開務停之限濫官汚吏不肯公心及早剖決反執格限以為姦是以累年不決府司擬定凡遇此事比三月務停不決者照依格例稽遲日期嚴行斷罪

一作姦造僞之人務開之月不行告官直至正月盡二月初將過務停與辭到官雖遇明敏公平官吏往復移關

勘會亦不能處决府司擬定十月初為頭至正月上半月興詞赴官官為受理二月初興詞者官司不須受理是月占據爭奪人土田者坐昏賴之罪

昏姻聘財雖有定例立格之日民巳不從葢緣後有自願者聽之一言故也又兼立格之年絹一匹直鈔一貫今即絹一匹直八貫他物類皆長價八九倍十倍雖嚴加罪責勿喻定例民亦不從百貫寶鈔能買幾多緞匹裏絹金銀頭面不若再立上中下三等嫁財定立上户

嫁財緞子裏絹各幾匹金銀頭面各錢兩非品官之家不得衣金衣服中下户近減一等永為定例踰越者各杖七十下

軍政

本朝最偏重者無若軍政最紛亂者無若軍政貧富强弱百倍相懸非偏重而何大無綱統細無紀目非紛亂而何自有事江淮以來分隸頻碎源委隅絶棼絲沸羹互相爭奪内立樞府兵部無簿籍之可尋外設行省統

軍萬户府無一定之行伍出入進退更代逃亡無法鈐制貧苦病疾事故無法憫恤作姦造罪防閑管軍官鄂勒官文字往復畧無準則憑據試以一歲較之逃亡事故歴役放還殆無虗日起遣勘當保結開申吏不停筆官吏走卒監送遞遣腹背相望失期過限呻吟㮰楚之聲月不空旬自開國至于今執此之政日甚一日七十餘年矣夫物之剛健者無大於天地生長於春夏而收藏於秋冬昭朗羣動于白晝而冥默安息于暮夜飄風

驟雨雷轟電掣于斯須而和煦霡霂于永久天地之動靜尚且若是安有祖考子孫繼繼于勞苦征伐死亡殺戮無息肩之涯涘而不憊且困哉一時之戰氣强於一鼓再鼓而衰三鼓而竭物力之必然雖烏獲賁育兼人之勇亦不能久而况常人乎武克商歸馬放牛亂寧而與民休息好殺無道莫過于秦六國既平猶銷鋒鏑漢之滅秦約法清靜與民寧一一亂一治不得不爾古人有言曰貴為一人富有四海疆理天下至于四海則至

矣極矣盡矣無以加矣海不可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洪海之內雖有一二島夷鳥言獸形得之不可以為臣妾服食器皿皆不足用山川土地不能立斥堠而城郭之不能牧牛馬而田獵之不惟不可取抑亦不足取今南方已定六合混一天意人心皆以太平安堵為可樂天下雖安兵不可忘內立諸衛外於要害設置折衝府三五十府冗員亂卒俱合省併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毋使軍官憔悴而苦虐之凡困窮老弱不堪服力者一切

放罷為農十去三四亦不為少苟能休養生息十年之內力可數倍舍此不務縱恣貪暴好生事之小人畧不知止非所以為宗廟社稷之福

又一重役一重差之苦狀

軍政本無重役重差之弊始於展轉分撥隸屬別管頻繁細碎各無籍帳元屬老役或占吞而不發或朧收係新管官司驗名追勾鄂勒官兩依來文起發督逼抑勒無所控告有父子二人兩處應當兄弟三

人三處應役鄂勒官吏千百中間有一二肯為分解淹延逗遛申院呈省文字往復疏駁南北迢遞二三千里一問一答動逾半年或遇籍貫姓名元役今役少有爭差奄忽一年二年不得替罷歸一似此重併寃苦一家之内併起二軍三軍寔可哀憐又有軍已為民已當絲銀差發軍身不得放罷又有民簽為軍已當軍役民籍不得除差又有元係正軍後為消乏貧難各併於他人户下已為貼户猶當正軍身役以

此極多申院申部十餘年不得結絶

前件愚見古人軍政至精至明甚易知甚易見不當若是之重併何以言之自伍人為伍十人為十累至百户千户萬户元帥雖所統千萬人其法不出一人所管者九人耳是以疾病死亡逃竄即時周知其數坐作進退出入起居無片時相離悉知其狀無所隱伏故軍前明有軍籍鄂勒官有鄂勒籍軍前發還鄂勒官即知其来家鄂勒官起發應役把軍官即知其

在軍替換有時交代有法死亡患難有所存恤詐偽逃竄有所拘執防閑何為若是之紛紛也惟是數者舉皆無法官吏因縁而為姦果使置籍明白歸身無二屬處心公正不相侵紊立法周密無所隱伏三者既備此弊自除民自不寃

又二軍前身死在逃之弊狀

吳起之用兵與士卒同甘苦士病疽則親為吮古人之愛民也如是故得人之死力安忍有違背棄絶不相親

附者哉今之管軍官視軍如草芥如糞土少有技藝者日程月課不得休息不許人替代無技藝者種田種菜打墻蓋屋打捕牧放風雨寒暑不勝困憊十日半月一點集一出令責其所無之物令於己家貴買軍無盤費不許於諸人處借貸須於己家取債不百日半年而出利過倍所以勞苦憔悴困餓愁慼疾病逃竄死亡無所不有管軍官恐負逃軍之罪責皆以死夭申報復來鄂勒起發補數本家執狀申訴曰我

家某人累有家書見於某所當役不曾身故亦有貪財喜功用兵無法軍以敗亡不敢以實報復申曰在逃本家執狀申訴曰苟若在逃經今數年本人有家有子即今又無外國何不還家鄂勒亦無可驗明作姦之人乘此不誠相欺務為欺謾不貧難而告貧難不殘疾而訴殘疾不身死而告身死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豈虛言哉

前件愚見當戒諭軍官愛士卒如子姪無得以私事

困苦私怨搪撻有病者善為醫藥必不能救而死者當明注年月日身死病證牌子頭姓名身故人司縣村莊籍貫姓名埋瘞處所如在逃者先罪責牌子頭五十户有失關防及移文鄂勒詰問本人何故在逃治罪起發無有欺謾不敢重併庶幾不致逃竄

又三貧難消乏之之獘狀

匹夫之身不三數年之中有疾病旺衰數口之家或子姪兄弟衰旺或家業興衰旱乾水溢年歲豐凶之

無定運命吉凶人為巧拙勤惰之不一既不能長富亦不能長貧此造物消長之理故前人之為政三年一大比造户籍上計帳每造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府一申省部覆實無偽驗其力之增減而輕重其賦役黠吏姦民不能詭偽一富一貧不待申訴如指諸掌故下無妄訟官無繁文無廢事良以此也我朝之於軍民一籍之後近則五七年遠者三四十年畧不再籍孰富强孰貧弱孰丁口增加孰丁口消亡皆不

能知臨事賦役一出於姦吏之手一聽姦民之妄訴中間亦有實是消乏獨夫寡妻孤子無産業者亦不能辨明近年徒行虛文每遇或告貧難勒官吏依出軍例保結從州府定擬富強者執苞苴行賄賂反以為貧乏而坐家作活貧乏者持空拳無盃酒之禮反以為富實而督勒出軍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若此寃抑何以能明

前件愚見自開國簽軍累至近年宜驗各簽年分辟

舉廉幹官吏分路排門攄即目實在丁口事產物力
符同給户帖造籍冊仍細注元簽起時屬何屬再撥
屬何屬目今見屬何屬當役因而將民籍站籍匠籍
諸一切户籍細細目覩手抄造籍各三本以為定例
自此之後三年一籍經手官吏冒偽不實者若干户
杖罪若干户處死經此一籍逃亡事故不勞招誘一
一自見貧難富強不必推排一一明白難者必曰似
為擾動騷擾經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

民雖死不怨殺者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一經著籍旣均且安民何怨之有姑息之言恐不可聽富强姦偽隱伏狡獪者多不愛此舉朝廷苟從愚計臨時細立程法以防姦蔽

又四勾起正身之獘

簽軍與起軍法自不同簽軍之時不取丁多富强之家則不能持久應役起軍之際不選蹈弩挽弓貫甲執殳視死如歸勇健强猛之人則無以取勝破敵用

兵之意不過如此初不限以正身戸頭貼戸雇身照得累簽軍戸除農人服勞者正身堪以應役於内亦有老幼懦弱疾病正身必不堪充者又兼索居市井商賈工匠刀筆醫藥諸雜一切不曾服力之人一旦使之負重挽強搴旗斬将登城陷陣不惟徒棄人命又何以開疆勝賊取威定亂管軍官吏豈不知此而每起必勾正身不容雇覔而正身未嘗應役者豈忠誠為國之心哉不過恃權斂賄而已耳昔南方未平

猶可託曰正身則戀妻子不投逆雇覔則何所顧藉或叛或逃決不得用今日四海為一家何以藉口

前件愚見正身之弊肥軍官之私門削弱軍人之氣力不可不丁寧誡約明示責罰除自願正身出軍者聽毋得抑勒勾追聽從軍便或雇覔或親戚或奴僕取其堪充軍當役者出軍

又五印書之弊

立法防姦而不能欺者良法也可欺則不惟不能防

姦而因以生姦即令軍前公文起軍曰在逃曰身死本家赴鄂勒官申訴曰我家某人見於某處應不身死不在逃官司不信視此近日印書鄂勒官憑准合申無印章白書則不准且如兩家俱該起軍一行正係乎有印無印耳即令軍官自鎮撫總把百户千户萬户帥府招討諸司百局大小貴賤有印章者不可勝數印章出自吏手計不難得所刻字畫孰辨真偽近年省印部印尚有詐冒而況卑官小職江山遥遠

安敢必其無偽又安知主鄂勒案牘之吏中間不假借以要利助姦人而為地不詐造以取賂乎兼近日起軍官却不凖印書須要起遣

前件愚見私書使公印不可為法雖有印亦不可憑據請移文軍前有司毋印私書有事則公文往来不敢欺謾實為允當

又六保結之弊

軍無簿籍富實貧難無實可照一憑司縣依刷保結

由是觀之是出軍不出軍權不出於朝廷一出於司縣之手今日司縣官吏果皆廉明公幹之人歟私徇貪汚十蓋六七習以成風死且不懼保結一言何難脫口按察司官吏雖往来如織略不糾察舉劾以富為貧以强為弱將焉是懼總府官理難一一家至戶到親身詢問上司徒取文具放富差貧不勝情弊前件愚見軍無簿籍一聽貪汚者高下其手將朦蔽日深真偽日亂造籍劾覈庶革此弊

又七軍官有名無實之弊

國家駕御羣才激勸軍功曰名曰實耳何為名百夫長千夫長萬戶元帥等官是也何為實應所名之官而寔有百夫千夫萬夫三五萬夫之呼召指使旗旄弓矢導前擁後賞功刑罪殄寇樹勲者是也自江淮用兵人立戰功國家不吝名器隨即酬答昨日散軍今日陞為百戶再一陞而為千戶又一陞而為總管又一陞而為萬戶一門之内父子兄弟俱為勲官錫

爵既多實不副名名為萬户麾下無百餘人千户則不滿二三十人總把百户則無一二走卒之役使員榮貴之名而無榮貴之實佩品官章服而與小夫賤隸無異安在其為報功也

前件愚見以功而貴無降黜之罪祿之可也授之以實權可也今欲足其軍卒之數則無兵可與久勞者宜享其逸照依本等換除民官何為而不可不猶愈於輿臺胥史末技雜流叨居列位濫玷搢紳者乎

又八合併偏重之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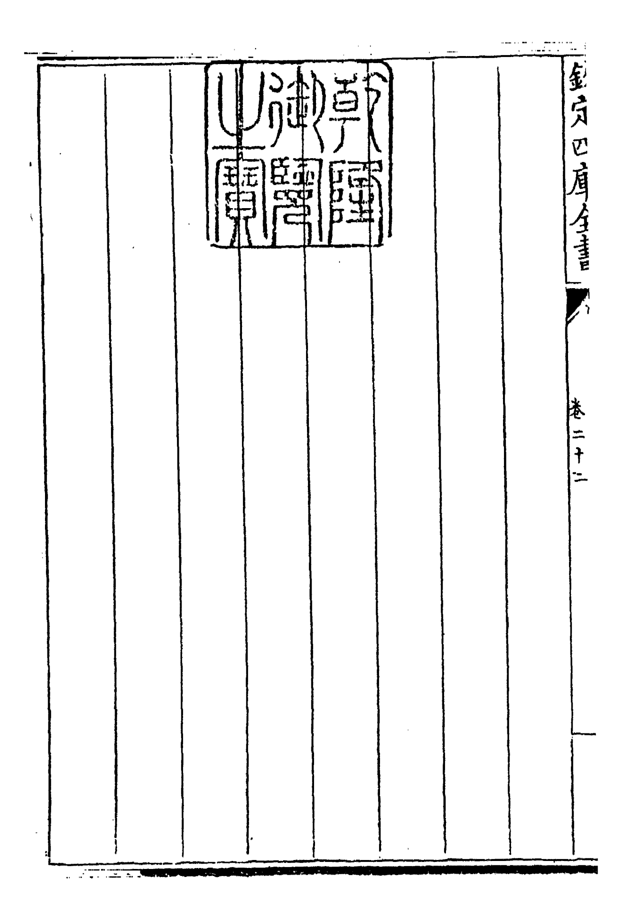
古人兵農不分一夫受田百畝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同力公田之百畝而官入其租一井之賦兵車甲士卒均有定數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無事則為農有事則為兵自井田廢阡陌開受田無法取民無制矣受田無法則貧富不均取民無制則文案為姦強益強弱益弱矣漢魏而下猶立限田近世以來限田亦廢兼併削弱自不能已然而猶推物力以定賦役

無物力者無賦役國制兵自兵而農自農肥瘠不相
救助每次簽軍貧富強弱自己不同自壬子至至元
十一年前後五次簽軍例取上户富強丁多有力之
家且如某村計一十户從上簽軍鼠尾至第五次五
户與第一户一例當軍強弱分撥相懸奚啻數倍密
院知其偏重近年分揀軍户遂為貼併官吏因法受
賄富與富併則氣力有餘貧與貧併主客皆弱以致
破家壞產舉家逃竄請以各年簽訖軍人籍帳推排

考校丁産強弱自見地數十頃親驅數十丁又有門面營運當軍一名單丁寡婦無産業當軍一名如此不均寔為寃枉

前件愚見兵貴精而不貴多在强而不在衆果能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力扛鼎射命中古人已有以五千之卒戰敵三十萬以三萬之衆禦百萬之師者方今四方底平鰥寡孤獨疲癃殘疾無産業單丁者皆宜放罷為民除去軍籍此數者在仁政之所當養濟雖

合併十户為一户二三十户為一户亦不為用徒費文墨今年勾追明年刷勘後年起遣保結勘當止與吏人供酒食之貲苞苴之費而已其次年壯有妻室子孫田畒及頃者四丁併為一户輪番周歲當年或身故而子孫未成丁或凶年食不足官為賑濟不得貸賣土田孳畜消折氣力


乾隆御覽之寶